

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十一

# 义释严颜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张国立

义释严颜

张国良

上海

1239.87  
130

社

责任编辑：张宏志  
封面设计：麦荣邦  
插图：陈谷长

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十一

义释严颜

张国良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靖江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75 插页2 字数240,000
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4,400册

书号：10078·3856 定价：1.90元

张  
苞



张  
飞







## 目 次

- 第一回 张飞施计攻克巴丘  
廖登酬宴羨艳降汉..... 1
- 第二回 廖登酒后连斩二将  
张飞计成夺取三营..... 24
- 第三回 越巫山张飞作军歌  
烧汉营李义试火攻..... 50
- 第四回 李义失关隘自刎颈  
张飞请邓芝兴汉业..... 71
- 第五回 诱劫粮张飞三敬酒  
诈降计毛苟双入关..... 106
- 第六回 邓芝献计马玉归汉  
阎芝退守张飞得关..... 147
- 第七回 孝悌儿张苞落草寨  
假小子樊山遭活擒..... 170
- 第八回 程太守允女结姻缘  
张翼德遇子完夙愿..... 197
- 第九回 赶夜渡二义歿旋涡  
过溪水单舟巧遇主..... 223
- 第十回 启锦囊水军渡闽江  
当先锋毛苟落敌手..... 248

第十一回	思慈母孝子得惊梦 试燕将坐堂险露情·····	277
第十二回	成孝悌刘巴归汉室 施仁义张飞扬威名·····	296
第十三回	小黑脸计惑父子军 大都督智擒老少将·····	321
第十四回	生擒严颜义释归汉 死守孤军解围欢合·····	346



## 第一回 张飞施计攻克巴丘 廖登酬宴羡艳降汉

建安十七年七月下旬，张飞任水军大都督以后，与孔明兵分两路进川。所谓“水军”，当然要走水路，张飞带领水军进川的第一个口子就是巴丘，一定要先坐船而去。其实，孔明率陆军进川，有时也要渡江涉水，所以陆中有水，水中有陆。现在张飞坐一艘巨舰，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大纛，上书“大汉水军大都督、燕山张”，迎风猎猎招展；后面大号艨艟、二号战舰……拥塞江心。眺望江面，旗幡招风，刀枪耀日，战鼓隆隆，号角声声。这一日已是八月初，水军已近巴丘。巴丘并不大，只是一个镇。但地势险要，关隘坚固，从外向内强攻很难奏效。前几年周瑜曾想在这个地方打入西川，可没打下来，反而怀愤而亡，故有“巴丘命终处，凭吊欲伤情”之话。足智多谋的周瑜尚且打不下巴丘，何况初任都督的张飞呢。

巴丘镇已近在眼前。张飞传令停船，筑起瞭望台，率领参谋孙乾、参议糜竺，还有毛仁、苟璋、刘辟、龚都、范疆、张达，一起登台向敌营眺望。张飞一身帅盔帅甲，腰悬鞭、剑、弓、箭，长短皆全。居高临下，将川营看得一清二楚：中间一个大营，约有三万人马，营头上插着两面大旗，一面上书“赖”，一面上书“廖”；左右各有一营，各有一万兵，也各插一面大旗，左边的

是“曹”；右边的是“马”。张飞仔细看了一眼，传唤道：“向导何在！”

向导听到了传唤声，立即上前单腿跪见道：“大都督，向导在！”

“老张问你，中间大营上姓赖的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禀都督，中营上的川将叫赖忠。”

“赖忠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张飞想，我们刘、关、张三弟兄驰骋疆场数十年，各路诸侯都接触过，就是西川的人不太熟悉，尤其这些守关将我从没听说过。军师叫我在用兵上要知彼知己，这个赖忠虽说是个无名将，能守第一关，必定有些来历，让我好好地打听一下。便问：“赖忠的脸蛋子是什么颜色？”

向导想，怎么打仗还要问人家的脸色？幸得我已经打听到了，便答道：“禀都督，赖忠是黑脸。”

“黑脸啊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可知有多大年龄？”

向导奇怪，怎么问了脸色还要问年龄？军师用兵从来没有这么噜苏的。在你手下当差实在是吃力！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年有四十余岁。”

张飞见两旁文武都看着自己，便解释道：“众位听了，老张从水道入川，这是第一关，故而先要问个明白。老张想来，生黑脸的大将，一般都是有勇无谋的匹夫……”

大家听了，都在发笑，你自己也生个黑脸，莫非也是匹夫

这不是自己骂自己吗？

张飞又说道：“不过，黑脸也并不全是匹夫。一般过了四十岁以后，便渐渐地聪明了，懂得吃苦学乖了。赖忠年过四十，老张料他已很聪明，不会怎么呆头呆脑了。向导，那中营上还有一将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回都督，他叫廖登。”

“脸蛋子是什么颜色？”

“也是黑脸。”

“哈哈，也是黑脸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二十有余。”

张飞听说廖登只有二十多岁，而且还是个黑脸，眼中一亮，好象找到了稀世珍宝，对两旁笑道：“哈……众位，二十几岁的黑脸正是鲁莽的时候。好比老张那时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杀人痛快，连朝廷的钦差也敢打。这廖登如今二十余岁，老张料他也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。”

张飞以前的所作所为，自然大家都知道。尽管他从年龄上分析出了敌将的弱点，但文武并不以为然，反而以为他是在胡思乱想。其实，张飞肯动脑筋这么想，就说明他已经找出了进攻巴丘的缺口。但数十年来的现实，使得大家无法一下子改变对张飞已形成的印象，一定要打下了巴丘镇，张飞在军中的威信才能逐步提高。

张飞又问向导：“可知左营谁为将？”

“曹俊。”

“脸蛋子怎样？”

“生一个青脸。”

“青脸?”

“是。”

张飞回身对两旁文武道：“众位，可知老张缘何要这般询问?”

文武想，你这个都督今天怎么象算命先生一样，还要排时辰八字呢！我们怎么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因此都摇了摇头，表示不明白。

张飞得意地说道：“老张素知生就白色的、青色脸蛋的人，大都是聪明有为，有的巧而智足，有的刁而计广，好比我家老赵生一个白脸，既巧又刁。想那曹俊生了个青脸，必定有些计谋。两旁以为如何?”

两旁文武想，哎，不错。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，想不到你张飞也能讲出这么一大套，做了都督竟然也有几句中听的话了。大家忙附和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“向导，老张问你，这右营姓马的叫什么?”

“叫马汉。”

“他生的什么脸蛋?”

“黄脸。”

“黄脸？红脸、黄脸，多是忠厚老实之辈，我家二哥生个大红脸，便是一个厚道之人。”张飞想了片刻，又自言自语道：“一个青脸，一个黄脸，两个黑脸。哼——”

文武想，别的计策不想，老是问人家生的是什么脸。从没看到有这样的主帅，看样子跟着你进川不会有太平。

文官武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张飞第一次当主帅，用兵之道不熟，刚到第一个口子，还不知巴丘的底细，而且张

飞的用兵,当然比不上孔明那样周密、细致,大家担心张飞打无把握之仗。

但是,张飞的一言一行也不是没有根据的。他用川将同自己相比,用自己各个不同年龄时的行为作对照,这样一分析,张飞就觉得自己是处在优势地位。可是,现在却没有一个有用的办法,左思右想,就是想不出用什么计来破巴丘。问道:“众位可有妙计将小小巴丘夺取?”

文武相对看了一眼,都回答说:“都督,我等无计可施,请问都督有何计策?”

张飞摇了摇头,懊丧地说道:“老张也没得!”心想,我与军师分兵进川,为的是营救大哥。再说我拜军师为师已多年,连一个巴丘镇都打不下来,不要说对不起大哥,在先生面前怎么交代?这个镇一定要打下来,可用什么计策去夺关呢?张飞搜索枯肠,绞尽脑汁,忽儿环眼一瞪,嘴角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笑意,暗忖:有了!从荆州出兵时,先生为我送行,付我一封锦囊,吩咐我到了闽江,在无法过江时可以拆看,这封锦囊中必定有万全之计。虽然我还不知道这里离闽江有多少路,这封锦囊中的计策不可用,反正先生远在陆路,倒不如让我先看它一看,能用则用,不能用再说。这么一想,张飞就伸手到怀里贴身处摸出这封锦囊来。孔明的锦囊,张飞看得多了,也深知其中所藏的玄机是任何人无法料到的,看了囊中所书,就立即会有破敌的妙计来。张飞满怀信心,小心翼翼地撕开囊封,从里面倒出书简。仔细一看,倒出来的又是一个锦囊,不过比外边的一个要小得多。这下张飞弄不懂了:先生莫非搞错了?怎么大锦囊中还藏着个小锦囊,难道说这条计策是空的,故意给

我上个当？张飞把小锦囊翻了个身，见上面写了八个字：“未到闽江，私窥锦囊”——一句话点中要害。张飞这一吓，险些儿销了魂，急忙把小锦囊放进大囊中，再塞进衣襟里。心想，我家老师就好似仙人一样，明知道我要偷看的，就用了两个囊封，提醒我不要偷看。既然先生有所提防，那我就不要再这样做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地自己想办法吧。张飞捋捋虎须，摸摸飞鬓，一对环眼滴溜乱转，嘴里反复嘀咕着：“一个青脸，一个黄脸，两个黑脸。”说着说着，突然高兴地大叫起来：“妙计来也！哈……”其声如雷震天。

文武想，在你手下当差，胆子还真的要大一点哩！你老是这样大吼一声，不给你吓死才怪呢！想那孔明军师满腹是计，也从未有这样的举止。你张飞才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还不知是好是坏，就这么自称“妙计”了。就怕是“床底下放风筝”——大高而不妙！便问：“都督有何妙计？”

“此乃军机大事，切不可透露，过后自会明白。来，与我传令，三军离舟登岸。”

文武听了又好气，又好笑：什么计策，竟要这么神秘！老实说，你不告诉我们，我们还不要听呢，看你这个新上任的都督能干出什么事来。

号令一传下去，战船纷纷向江边靠拢，人马刀枪、车辆辎重全都上了岸，大批船只都锁在江边，大队离巴丘中营三里扎下。张飞升坐中军大帐，点卯完毕，拔令在手：“毛仁、苟璋听令。”

“毛仁在！”

“苟璋有！”

“老张付尔等将令一支，引兵三千到中营前，只命年轻黑脸出马交战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毛、苟二人接令退出，点齐三千弟兄到营外上马，各执一口三尖二刃刀，到敌营前设立旗门。军士向中营上大声喊叫：“呔！川营上听了，咱们毛大将军、苟大将军在此，命廖登出马较量！”

营墙上的川军早已看到汉军大队登陆扎营，又见二员汉将领兵列阵叫战，立即下营墙往中营大帐去禀报主将赖忠。川将赖忠今年四十一岁，年轻时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傻瓜，性格粗鲁，脾气暴躁，动辄以命相拚。如今上了点年纪，人也成熟了，遇事也爱动动脑筋，正如张飞所料的，过了四十岁，阿憨也就逐渐乖起来。赖忠身高八尺，黑脸虎目，浑身乌盔乌甲，足登乌靴，从头到脚一片墨黑，就象窑洞里钻出来的烧炭师傅。膂力过人，善使一口开山巨斧。现在得知汉军杀到，忙上营墙观看。见汉军大营上大纛高飘，知道是以张飞为帅。心想，张飞是天下最黑的黑脸，也是最傻的傻瓜。他为都督，怎么可以打进西川，就是我赖忠也不怕他。又见营前一彪人马设立旗门，阵前二将勒马执刀，军士都在叫廖登出战。又想，我是这里的主将，廖登又不是川中名将，为什么汉军单单只挑他出战呢？对了，他们必定以为我的武艺比廖登高出不知多少倍，所以先与他打一仗摸摸底，然后再与我打。便命手下去请廖将军上营墙。

“赖大哥，兄弟有礼了。”

来人正是廖登，今年二十三岁，体格健壮，一看上去好象

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生一个锅底黑脸，身上也是乌油盔甲。此人除了有一身不错的武艺外，别的一窍不通，实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傻瓜。此时听得营外喧嚣之声经久不息，正要出营，又见手下来报，方知汉军已登岸扎营了，便披坚执锐上了营墙。

赖忠道：“贤弟，汉军兵临城下，阿瞋张飞为帅。你我只管放心。”

营外毛、苟二人，论本领是出名的“蹩脚货”。但是，自从投到了刘备手下以后，一向忠心耿耿，战场之上经验丰富。尤其是孔明出山以来，又不折不扣地当了几年差，得益非浅，越发变得聪明伶俐。他们见营头上又多了一个黑脸，这个黑脸比刚才的黑脸年纪要年轻得多，而且精神焕发，黑脸上光彩熠熠，料定他就是小瞋廖登了。就命军士喊叫。

“呔！营墙之上廖登听了，咱们毛大将军、苟大将军在此，命你出营交战！”

廖登年轻，性情慍悍，而且好胜心切。现在听得汉军在指名道姓地要他出战，心想，他们不叫赖忠，反而叫我廖登，自以为名声在外比赖忠要大得多。既然他们要我出战，那就拿一点手段给他们看看。他根本不去想一想为什么要叫他。廖登道：“赖大哥，待兄弟出马杀他们一个屁滚尿流！请大哥在此观战。”

赖忠到底有些资格，心想，既然汉军前来挑战，总要有人去应战，不是我便是你。汉军叫你，你也愿去，那就让你去试试，打不过我再出马也不迟。说道：“贤弟须小心汉将诡计。”

“大哥放心便了。”

廖登下营墙，带了一千弟兄。营门开，踏板落，廖登拍马



举斧，连人带马冲了出去，大声吼道：“叱！大胆汉将，廖登来也！”说话间，已到阵中，一千川兵已列下旗门。廖登喝问道：“汉将留下名来！”

“大将军毛仁！”

“大将军苟璋！”

“汉将放马较量！”

毛、苟二人也不客气，拍马冲了上去，两个打一个，毛仁起三尖二刃刀向廖登的面门劈去。喝一声：“呔！廖登看家伙！”

廖登用斧钻子招架上去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很轻松地荡开了，正想还手，可毛、苟二人的本领虽然是末等的，但两个人的搭档倒是第一流的，前后呼应，首尾相顾，配合得非常紧凑、默契，不让敌将有还手的机会。苟璋的三尖二刃刀迅速向廖登的大腿上刺了上去，“呔！黑脸看刀！”

廖登挥出去的大斧只得顺势收回来招架苟璋的刀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又很容易地把三尖二刃刀荡了出去。虽然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招架，但两头一来一往，穿梭不断地应付，倒也不可分心，所以根本不能出手还击。

张飞坐在帐上，听得外面杀声已起，便问道：“来，外面缘何呐喊？”

手下出帐对外看了一阵，飞报到虎案前：“报禀水军都督，毛、苟二将已与川将交战！”

“可是那个年轻黑脸？”

“正是黑脸廖登。”

“胜败如何？”